品味中国木建筑

《不只中国木建筑》
赵广超
中华书局

五行之中,“木”属旭日方升的东方,故而正是一切生命之源。

起初,世界上各个民族的生存,都与大自然亲密无间。他们的建筑都是从木材开始,然后过渡到了木石并举,再后来则有了分化,西方更倾心于石头,或纯用砖石,直到钢筋混凝土;东方,特别是中国,却一直都在钟情于木头,即便偶尔也用到砖头,所占的比例也不多。

那么,木建筑里头,到底蕴藏着什么秘密,使人如此依赖呢?赵广超先生的这本图文并茂的《不只中国木建筑》,可以告诉大家全部的答案。

人们常用“墙倒屋不塌”形容中国的木建筑,“其实支撑起屋顶的根本就不是墙壁,而是由柱网梁枋所组成的框架”。在中国人的房屋里头,许多原本是墙壁的地方,因为有了木材的参与,“变成了有墙之形、无壁之实的通透屏障”,屋身的墙壁都轻巧得很,是墙壁,也是门或窗,可以又装又拆,故而墙倒了屋还能不塌。于是建筑的内部与外部,房屋与庭院,“非但不构成绝对的隔断,而且更可以互相渗透”。若非墙壁如此轻巧而通透,“翩翩乳燕又怎可以穿堂而过”?还有,“花猫在檹上,花猫在樗联;花猫在檀间,花猫在屋梠前”,花猫只有一只,而檹、樗、檀、梠也都只是一个屋檐。同一幢木建筑,却能将里与外,房屋与庭院,有机地联系起来了。

于是在里、在外,同一个月亮也是不一样的了,“在家外月亮总是在照着别人,院子里看到的月亮可像自己家人一样,院子其实就是将天地划了一块放在家里”。在家与庭之中,最为重要的就是树木,作为木柱,它在里面支撑着家;它在外面,又向着天空生长,带来大自然鲜活生命的消息。造梁造柱的是树木,造窗棂造障板的也是树木,甚至什么都造不成,只能种在庭前招风弄月的,也是树木。有了树木,有家有庭,里里外外都是自然的,也都是有生命的。这是如何的奇妙呀,不只是一根木柱和一棵大树的关系,也不只是人工世界和自然世界的结合。中国的木建筑,既是封闭的,又是开放的,既是寂静的,又是活动的,有着对大自然的不即不离,还有着复杂多元的严实与空虚,正在相辅相成着,这些恰好组成了中国文化的情感基调。

那么就来亲近一下树木吧。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生下了孩子,就要在房前屋后种下一排树木,等到孩子成才的时候,树木也正好成材了。赵先生说,“父亲的一代往往已预先替自己的儿孙种下良木,连同宝贵的经验留给下一代,一代一代地传下去”,这就是中国人的家风。如是用来做椽子的,“至少要五年才能长成”;如是用来做梁柱的,则“要10年”,而较为理想的品种,“甚至要20年方可成材”。再好的木头,就不是普通人所能想象的了。书中提到清代李斗的《工段营造录》,列出了木材以重量来分等级,越重者,越高级,“像铁梨、紫檀等珍贵木材,纤维细密坚硬到媲美金属,重到遇水即沉,虫蚁不侵,价值与黄金不遑多让”。再如金丝楠木,“要在生长五百年之后,才会散发出一阵阵沁人心肺的清香”。书中另一处,提到了中国现存最为巨大的四根楠木柱,各高14.3米,直径1.17米,他们曾经的生长,已不只两千年了,他们支撑起明代帝王陵墓群中最大的棱恩殿(建于公元1427年),“建成五六百年之后,帝王化成泥,唯有此木香如故”。

木材的准备,也就需要顺应生命,顺应自然,整个建筑的过程,也是如此。古人常说,“草木未落,斧斤不入山林”,这不仅仅是为了草木的生长,还有人的生活。赵先生告诉我们,“夏天农忙,天气又潮湿,砍到的材料准生蛊虫蛀,这刻秋收刚过,正好入山拖木”。营造一个家,也应顺着一年四季的变化,“春天先竖起屋架,等到秋收农闲的时候才平顶盖瓦”。还可以再放慢一点节奏,“在明年春耕落种之前就可以完成整个屋架,到时先用茅草盖顶围墙,将就应付着,然后再慢慢储钱铺瓦装修”。营造一个家,也不只是“整个家庭的成员都为共同的幸福而努力”,“还可以邀请附近村庄的亲友前来帮忙。来自溪头、水尾,来自五里亭、七里店或十里铺,总之,就是不太远”。只要自然就好,中国人的家,中国人的木建筑,与传统的比较紧密的伦理关系结合着,这种关系,也会因为建筑材料的不同而改写。

关于木材的奇妙,书中还有一段话说得极好:“纵然中国人从未刻意将建筑置于艺术创造的范畴内,然而古人的匠心毫无疑问是和每一块木头互相渗透着的,古代大师的心血好像和木头结合成为一个有情的生命,木材纤维内的水分就像汩汩血脉那样,时刻都在调整平衡。从日出到月出,潮涨到潮退,由东边到西边,每一刻都在循环消长,生生不息。”是的,不论房屋中的梁柱,还是庭院中的花木,不论是静态,还是动态,其实都是有着水分的循环、聚散的平衡,有着生生不息。

若是在云淡风轻春日午后的江南小镇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,梁间燕子呢喃,还有一只猫儿无声无息地跑过,于是乎再度捧起这本书来。品味里头的图与文,体会中国木建筑的建造过程,材质,结构,以及各个部件的技术与艺术、力与美,一块块木头,与古代大师们的心血如何结合,还有赵先生是如何井井有条、娓娓道来的,也是十分美好。 **(来源:新华读书)**

文学书写应该独唱还是合唱?

《身外之海》
李唐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90后作家群体的崛起是近年文坛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,这些作家们的出现为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,丰富了文坛的创作版图。李唐是90后作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一位。在经历了大量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积累之后,他推出了长篇小说《身外之海》。小说描述了一群年轻人的日常,描写他们的爱情、他们与父辈的关系、他们对人生的态度,绝大部分是这一代人真实的生存境遇。故事的引子是作为警察的“我”破获了镇上出现的一只会说话的狼的案件,由此牵出镇上一系列的人和事件。小说虚实相间,想象诡谲,既展现了青春写作的肆意张扬,也多少流露出这一群体创作的不足。

或许与当下碎片化的时代有关,作者采用了一种典型的碎片化呈现方式,人物不断闪现,故事枝蔓繁多,节奏跳跃,情节闪烁,主题芜杂,故事的连贯性与整体性不强。小说的内核依旧是青春叙事,失败的暗恋、三角恋、决斗、破裂的父辈关系、远行和漂泊等,都逃不开青春书写的既定路数和固有模式。但作者并没有一味滑向一种简单的青春书写,而是对人性、人生、社会,甚至是主体的存在进行了深入讨论。作者描写了很多患疾病的人物,叙述者是镇上的警察,常年胃痛,并伴有失眠症;其父亲则患有嗜睡症;乐队成员徐福患有人群恐惧症;老警察拉松不但自己有病,他的妻子去世时也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,会散发出玫瑰的香气。这样的疾病隐喻其实也是年轻作家对现实的深切反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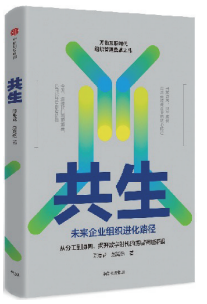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探寻人生的意义抑或存在的意义,小说着力书写了“会说话的狼”这一情节,这种将动物异化为人的“反异化书写”颇有意味。异化书写在文学中较为常见,这是对时代反思最好的手段,卡夫卡将人变为甲壳虫开启了经典模式,被多次效仿,李唐之前的《动物之心》也讲述了一个人变为动物的故事。而在《身外之海》中,将动物异化为人,虽然在技术层面仅仅是一种反向模仿,但是深意无限,警示作用不言而喻。

小说还将“时间”这一主题进行了升华,将简单的青春追忆提升到时光追寻的高度。关于时间的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场,如时光机的出现、对老物件的痴迷、记忆博物馆、“冻结的时间”等,藉此对人生、生命进行了哲理化的思索,尤其是对“冰屋”这一“死”的内部描写,将时光、生命、死亡作了极富想象的描述,使人生意义的思索迈向新的高度。

但同时,小说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,如文中几段失败的爱情、三角恋引发的决斗、崩溃的父女关系,以及突然插入了一段“长官”在荒岛的经历等等,明显陷入了作家个体的任性独唱。这些痼疾归根结底是缺乏必要的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,尤其是后者,使其作品缺少反映人类共性引发共鸣的根基。结合李唐早期的中短篇创作来看,《身外之海》并没有多少质的飞跃,与作者之前那本《我们终将被遗忘》收录的篇什较为同质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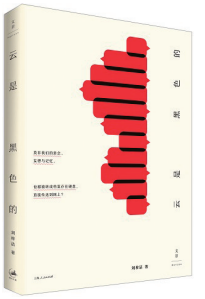
李唐的诗人身份让《身外之海》有一种象征派诗歌的感觉,每一种意象好像都有深意,但连作者自己都“无法回答小说究竟写的是什么”,这种肆意的想象也使得作品陷入一种独唱而无法引起更多的共鸣。年轻人有自己的世界观和独特的想象力值得鼓励,期盼90后的文学书写能真正开创出新的天地。 **(来源:新华读书)**

悦读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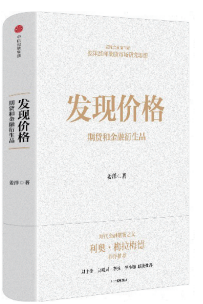
《共生》
作者:陈春花 赵海然
出版社:中信出版集团

在过去的6年间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春花教授带领研究团队陆续走访了华为、美的、腾讯、阿里巴巴、欧普照明、联想等众多企业,研究不同行业、不同所有制、不同领域的中国企业在组织形态与发展路径选择上所做的探索,从而提出了“共生”理念。



《云是黑色的》
作者:刘梓洁
出版社:上海人民出版社

书中七篇各自独立,却又隐秘相连的短篇,传递着都市爱情中至深的孤独与至暖的柔情,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秘密生长的有机体,优雅地探进我们心底最幽微荒凉的区块,又一次以冷色的幽默与暖色的犀利,叙述爱情的千姿百态与残酷真相。



《发现价格:期货和金融衍生品》
作者:姜洋
出版社:中信出版集团

作为中国期货市场的主要设计者、建设者和监管者之一,作者以通俗易懂的文字,结合扎实的知识背景,讲透了期货的基本原理、历史演变和功能作用;梳理了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,并结合自己多年对市场的认识,阐述了期货市场对国家战略的作用。